

一刻拍案惊奇

〔明〕凌濛初◎著

〔第二卷〕





一刻拍案惊奇

〔明〕凌濛初◎著

〔第二卷〕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二刻拍案惊奇/(明)凌濛初著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9.12
重印

ISBN 978-7-80528-994-6

I. 二… II. ①凌… III. 话本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3018 号

Er Ke Pai An Jing Qi

二刻拍案惊奇 (二)

作 者: (明) 凌濛初

责任编辑: 徐 潜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徐 超

出版发行: 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
印 刷: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
版 次: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6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mm 32 开本

字 数: 615 千字

印 张: 5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28-994-6

定 价: 99.00 (全四册)

目 录

第 十 卷	赵五虎合计挑家衅	151
	莫大郎立地散神奸	
第 十 一 卷	满少卿饥附饱扬	165
	焦文姬生仇死报	
第 十 二 卷	硬勘案大儒争闲气	182
	甘受刑侠女著芳名	
第 十 三 卷	鹿胎庵客人作寺主	193
	剡溪里旧鬼借新尸	
第 十 四 卷	赵县君乔送黄柑	206
	吴宣教干偿白镪	
第 十 五 卷	韩侍郎婢作夫人	225
	顾提控掾居郎署	
第 十 六 卷	迟取券毛烈赖原钱	242
	失还魂牙僧索剩命	
第 十 七 卷	同窗友认假作真	255
	女秀才移花接木	

第十八卷	甄监生浪吞秘药	279
	春花婢误泄风情	
第十九卷	田舍翁时时经理	294
	牧童儿夜夜尊荣	

第十卷

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

诗曰：

黑蟒口中舌，黄蜂尾上针。

两般犹未毒，最毒妇人心。

话说妇人家妒忌，乃是七出之条内一条，极是不好的事。却这个毛病像是天生成的一般，再改不来的。

宋绍兴年间有一个官人，乃是台州司法，姓叶名荐。有妻方氏，天生残妒，犹如虎狼。手下养娘妇女们，捶楚挺杖，乃是常刑。还有灼铁烧肉，将锥搠腮。性急起来，一口咬住不放，定要咬下一块肉来；狠极之时，连血带生吃了。常有致死了的。妇女里头，若是模样略似人的，就要疑心司法喜他，一发受苦不胜了。司法那里还好解劝得的？虽是心里好生不然，却不能制得他，没奈何。所以中年无子，再不敢萌娶妾之念。

后来司法年已六旬，那方氏也有五十六七岁差不多了。司法一日恳求方氏道：“我年已衰迈，岂还有取乐好色之意？但老而无子，后边光景难堪。欲要寻一个丫头，与他养个儿子，为接续祖宗之计。须得你周全这事方好。”方氏大怒道：“你就匡我养不出，生起外心来了！我看自家晚间尽有精神，只怕还养得出来。你不要胡想。”司法道：“男子过了六十，还有生子之事；几曾见女人六十将到了，生得儿子出的？”方氏道：“你见我今年做六十齐头了么？”司法道：“就是六十，也差不多两年了。”方氏道：“再与你约三年。那时无子，凭你寻一个淫妇，快活死了罢了。”

司法唯唯从命，不敢再说。

过了三年，只得又将前说提起。方氏已许出了口，不好悔得。只得装聋作哑，听他娶了一个妾。娶便娶了，只是心里不伏气，寻非厮闹，没有一会清净的。忽然一日对司法道：“我眼中看你们做把戏，实是使不得。我年纪老了，也不耐烦在此争嚷。你那里另拣一间房，独自关得断的，与我住了。我在里边修行。只叫人供给我饮食，我再不出来了。凭你们过日子罢！”司法听得，不胜之喜，道：“惭愧！若得如此，天从人愿！”遂于屋后另筑一小院，收拾静室一间，送方氏进去住了。家人们早晚问安，递送饮食。

多时没有说话。司法暗暗喜欢道：“似此清静，还像人家。不道他晚年心性这样改得好了！他既然从善，我们一发要还他礼体。”对那妾道：“你久不去相见了，也该自去问候一番。”妾依主命，独自走到屋后去了。直到天晚，不见出来。司法道：“难道两个说得投机，只管留在那里了？”未免心里牵挂，自己悄悄步到那里去看。走到了房前，只见门窗关得铁桶相似，两个人多不见。司法把门推推，推不开来。用手敲着两下，里头虽有些声响，却不开出来。司法道：“奇怪了！”

回到前边，叫了两个粗使的家人，同到后边去，狠把门乱推乱踢。那门桯脱了，门早已跌倒一边。一拥进去，只见方氏扑在地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见了人来，腾身一跳，望门外乱窜出来。众人急回头看去，却是一只大虫，吃了一惊。再看地上，血肉狼藉，一个人浑身心腹多被吃尽，只剩得一头两足。认那头时，正是妾的头。司法又苦又惊，道：“不信有这样怪事！”连忙去赶那虎，已出屋后跳去，不知那里去了。又去唤集众人，点着火把，望屋后山上到处找寻，并无踪迹。

这个事在绍兴十九年。此时有人议论：“或者连方氏也是虎吃了的，未必这虎就是他。”却有一件：虎只会吃人，那里又会

得关门闭户来？分明是方氏平日心肠狠毒，元自与虎狼气类相同。今在屋后独居多时，忿戾满腹，一见妾来，怒气勃发，遂变出形相来，恣意咀啖，伤其性命，方掉下去了。此皆毒心所化也。所以说妇道人家有天生成妒忌的，即此便是榜样。

小子为何说这一段希奇事？只因有个人家，也为内眷有些妒忌，做出一场没了落事，几乎中了人的机谋，哄弄出拆家荡产的事来。若不亏得一个人有主意，处置得风恬浪静，不知炒到几年上才是了结。有诗为证：

些小言词莫若休，不须经县与经州。

衙门府底赔杯酒，赢得猫儿卖了牛。

这首诗，乃是宋贤范舛所作，劝人休要争讼的话。大凡人家些小事情，自家收拾了，便不见得费甚气力。若是一个不伏气，到了官时，衙门中没一个肯不要赚钱的。不要说后边输了，就是赢得来，算一算费用过的财物，已自合不来了。何况人家弟兄们争着祖父的遗产，不肯相让一些，情愿大块的东西作成别个得去了。又有不肖官府，见是上千上万的状态，动了火，起心设法。这边送将来，便道：“我断多少与你。”那边送将来，便道：“我替你断绝后患。”只管埋着根脚、漏洞，等人家争个没休歇，荡尽方休。又有不肖缙绅，见人家是争财的事，容易相帮。东边来说，也叫他：“送些与我，我便左袒。”西边来说，也叫他：“送些与我，我便右袒。”两家不歇手，落得他自饱满了。世间自有这些人在那里，官司岂是容易打的？自古说：“鹬蚌相持，渔人得利。”到收场想一想，总是被没相干的人得了去。何不自己骨肉，便吃了些亏，钱财还只在自家门里头好！

今日小子说这有主意的人，便真是见识高强的。这件事也出在宋绍兴年间。吴兴地方有个老翁，姓莫，家资巨万。一妻二子，已有三孙。那莫翁富家性子，本好淫欲。少年时节，便有娶妾买婢，好些风流快活的念头。又不愁家事做不起，随他讨着几

房，粉黛三千，金钗十二，也不难处的。只有一件不凑趣处：那莫老姥却是十分利害。他平生有三恨：

一恨天地，二恨爹娘，三恨杂色匠作。

你道他为甚么恨这几件？他道自己身上生了此物，别家女人就不该生了，为甚天地没主意？不惟我不为稀罕，又要防着男人。二来爹娘嫁得他迟了些个，不曾眼见老儿破体，到底有些放心不下处。更有一件：女人溺尿，总在马子上罢了，偏有那些烧窑匠、铜锡匠，弄成溺器，与男人撒溺，将阳物放进放出，形状看不得。似此心性，你道莫翁少年之时，容得他些松宽门路么？后来生子生孙，一发把这些闲花野草的事体回个尽绝了。

此时莫翁年已望七，莫妈房里有個丫鬟，名唤双荷，十八岁了。莫翁晚间睡时叫他擦背捶腰。莫妈因是老儿年纪已高，无心防他这件事。况且平时奉法惟谨，放心得下惯了。谁知莫翁年纪虽高，欲心未已，乘他身边伏侍时节，与他捏手捏脚，私下肉麻。那双荷一来见是家主，不敢则声，二来正值芳年，情窦已开，也满意思量那事，尽吃得这一杯酒。背地里两个做了一手。有个歌儿，单嘲着老人家偷情的事：

老人家再不把淫心改变，见了后生家只管歪缠，怎知道行事多不便？搵腮是皱面颊；做嘴是白须髯；正到那要紧关头也，却又软软（去声）软软（平声）软。

说那莫翁与双荷偷了几次，家里人渐渐有些晓得了。因为莫妈心性利害，只没人敢对他说。连儿子媳妇，为着老人家面上，大家替他隐瞒。谁知有这样不做美的冤家勾当？那妮子日逐觉得眉粗眼慢，乳胀腹高，呕吐不停。起初还只道是病，看看肚里动将起来，晓得是有胎了，心里着忙，对莫翁道：“多是你老没志气，做了这件事，而今这样不尴尬起来。妈妈心性，若是知道了，肯干休的？我这条性命，眼见得要葬送了。”不住的眼泪落下来。莫翁只得宽慰他道：“且莫着急，我自有个处置在那里。”莫翁心

下自想道：“当真不是耍处。我一时高兴，与他弄一个在肚里了。妈妈知道，必然打骂不容，枉害了他性命。纵或未必致死，我老人家子孙满前，却做了此没正经事，炒得家里不静，也好羞人。不如趁这妮子未生之前，寻个人家嫁了出去。等他带胎去别人家生育了，糊涂得过再处。”算计已定，私下对双荷说了。双荷也是巴不得这样的：既脱了狠家主婆，又别配个后生男子，有何不妙？方才把一天愁消释了好些。果然莫翁在莫妈面前寻个头脑，故意说丫头不好，要卖他出去。莫妈也见双荷年长，光景妖娆，也有些不要他在身边了。遂听了媒人之言，嫁出与在城花楼桥卖汤粉的朱三。

朱三年纪三十以内，人物尽也济楚。双荷嫁了他，算做得郎才女貌，一对好夫妻。莫翁只要着落得停当，不争财物。朱三讨得容易，颇自得意，只不知讨了个带胎的老婆来。渐渐朱三识得出了，双荷实对他说道：“我此胎实系主翁所有，怕妈妈知觉，故此把我嫁了出来，许下我看管终身的。你不可说甚么，打破了机关，落得时常要他周济些东西，我一心与你做人家便了。”朱三是个经纪行中人，只要些小便宜，那里还管青黄皂白？况且晓得人家出来的丫头，那有真正女身？又是新娶情热，自然含糊忍住了。

娶过来五个多月，养下一个小厮来。双荷密地叫人通与莫翁知道。莫翁虽是没奈何嫁了出来，心里还是割不断的。见说养了儿子，道是自己骨肉，瞒着家里，悄悄将两挑米、几贯钱先送去与他吃用。以后首饰衣服，与那小娃子穿着的，没一件不支持了去。朱三反靠着老婆福荫，落得吃自来食。那儿子渐渐大起来，莫翁虽是暗地周给他用度无缺，却到底瞒着生人眼，不好认账。随那儿子自姓了朱，跟着朱三，也到市上帮做生意。此时已有十来岁，街坊上人点点搐搐，多晓得是莫翁之种。连莫翁家里儿子媳妇们，也多晓得老儿有这外养之子，私下在那里盘缠他家的，

却大家装聋做哑，只做不知。莫姥心里也有些疑心，不在眼前了，又没人敢提起，也只索罢了。忽一日，莫翁一病告殁。家里成服停丧，自不必说。

在城有一伙破落户管闲事、吃闲饭的没头鬼光棍，一个叫做铁里虫宋礼，一个叫做钻仓鼠张朝，一个叫做吊睛虎牛三，一个叫做洒墨判官周丙，一个叫做白日鬼王瘠子，还有几个不出名提草鞋的小伙，共是十来个，专一捕风捉影，寻人家闲头脑，挑弄是非，扛帮生事。那五个为头，在黑虎玄坛赵元帅庙里歃血为盟，结为兄弟。尽多改姓了赵，总叫做赵家五虎。不拘那里有事，一个人打听将来，便合着伴去做。得利平分。平日晓得卖粉朱三家儿子是莫家骨血，这日见说莫翁死了，众兄弟商量道：“一桩好买卖到了！莫家乃巨富之家，老妈妈只生得二子，享用那二三十万不了。我们撺掇朱三家那话儿去告争，分得他一股，最少也有几万数；我们帮的也有小富贵了。就不然，只要起了官司，我们打点的打点、卖阵的卖阵，这边不着那边着，好歹也有几年缠账了。也强似在家里嚼本。”大家拍手道：“造化，造化！”铁里虫道：“我们且去见那雌儿，看他主意怎么的，设法诱他上这条路便了。”多道：“有理。”一齐向朱三家里来。

朱三平日卖粉汤，这五虎日日在衙门前后走动，时常买他的点饥，是熟主顾家。朱三见了，拱手道：“列位光降，必有见谕。”那吊睛虎道：“请你娘子出来，我有一事报他。”朱三道：“何事？”白日鬼道：“他家莫老儿死了。”双荷在里面听得，哭将出来道：“我方才听得街上是这样说，还道未的。而今列位来说，一定是真了。”一头哭，一头对朱三说：“我与你失了这泰山的靠傍，今生再无好日了。”钻仓鼠便道：“怎说这话？如今正是你们的富贵到了。”五人齐声道：“我兄弟们特来送这一套横财与你们的。”朱三夫妻多惊疑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你家儿子乃是莫老儿骨血。而今他家里万万贯家财，田园屋宇，你儿子多该

有分。何不到他家去，要分他的？他若不肯分，拼与他吃场官司，料不倒断了你们些去！撞住打到底，苦你儿子不着，与他滴起血来，怕道不是真的？这一股稳稳是了。”朱三夫妻道：“事到委实如此，我们也晓得。只是轻易起了个头，一时住不得手的。自古道：‘贫莫与富斗。’吃官司全得财来使费，我们怎么敌得过？弄得后边不伶不俐，反为不美。况且我每这样人家，一日不做一日没得吃的。那里来的人力，那里来的工夫去吃官司？”铁里虫道：“这个诚然也要虑到，打官司全靠使费与那人力两项。而今我和你们熟商量：要人力时，我们几个弟兄相帮你衙门做事，尽够了。只这使费难处。我们也说不得，小钱不去，大钱不来，五个弟兄一人应出一百两，先将下来本钱，替你使用去。你写起一千两的借票来，我们收着。直等日后断过家业，来到了手，你每照契还我。只近得你每一本一利，也不为多。此外谢我们的，凭你们另商量了。那时是白得来的东西，左右是不费之惠，料然决不怠慢了我们。”朱三夫妻道：“若得列位如此相帮，可知道好。只是打从那里做起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你只依我们调度，包管停当。且把借票写起来为定。”朱三只得依着写了，押了个字。连儿子也要他画了一个。交与众人。众人道：“今日我每弟兄且去，一面收拾银钱停当了。明日再来计较行事。”朱三夫妻道：“全仗列位看顾。”当下众人散了去。

双荷对丈夫道：“这些人所言，不知如何。可做得来的么？”朱三道：“总是不要我费一个钱，看他们怎么主张。依得的只管依着做去，或者有些油水也不见得。用去是他们的，得来是我们的，有甚么不便宜处？”双荷道：“不该就写纸笔与他。”朱三道：“秤我们三个做肉卖，也值不上几两。他拿了我千贯的票子，若不夺得家事来，他好向那里讨？果然夺得来时，就与他些也不难了。况且不写得与他，他怎肯拿银子来应用？有这一纸安定他每的心，才肯尽力帮我。”双荷道：“为甚孩子也要他着个字？”朱

三道：“夺得家事是孩子的，怎不叫他着字？这个到多不打紧，只看他们指拨怎么样做法便了。”

不说夫妻商量，且说五虎出了朱家的门，大家笑道：“这案子被我们说得动火了！只是扯下这样大谎，那里多少得些，与他起个头？”铁里虫道：“当真我们有得己里钱先折去不成？只看我略施小计，不必用钱。”这四个道：“有何妙计？”铁里虫道：“我如今只要拿一匹粗麻布，做件衰衣，与他家小厮穿了，叫他竟到莫家去做孝子。撩得莫家母子恼躁起来。吾每只一个钱白纸告他一状，这就是五百两本钱了。”四个拍手道：“妙，妙！事不宜迟。快去，快去。”铁里虫果然去眷那了一匹麻布，到裁衣店剪开了，缝成了一件衰衣。手里拿着道：“本钱在此了。”一拥的望朱三家里来。

朱三夫妻接着，道：“列位还是怎么主张？”铁里虫道：“叫你儿子出来，我教道他事体。”双荷对着孩子道：“这几位伯伯，帮你去讨生身父母的家业。你只依着做去便了。”那儿子也是个乖的，说道：“既是我生身的父亲，那家业我应得有的。只是我娃子家，教我怎的去讨才是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不要你开口讨，只着了这件孝服，我们引你到那里。你进门去，到了孝堂里面，看见灵帛，你便放声大哭，哭罢就拜。拜了四拜，往外就走。有人问你说话，你只不要回他，一径到外边来。我们多在左侧茶坊里等你便了。这个却不难的。”朱三道：“只如此，有何益？”众人道：“这是先送个信与他家。你儿子出了门，第二日就去进状，我们就去替你使用打点。你儿子又小，官府见了，只有可怜，决不难为他的。况又实是骨肉，脚踏硬地，这家私到底是稳取的了。只管依着我们做去。”朱三对妻子道：“列位说来的话，多是有着数的。只教儿子依着行事，决然停当。”那儿子道：“只如方才这样说的话，我多依得。我心里也要去见见亲生父亲的影像，哭他一场，拜他一拜。”双荷掩泪道：“乖儿子，正是如此。”朱三道：

“我倒不好随去得。既有列位同行，必然不差。把儿子交付与列位了。我自到市上做生意去，晚来讨消息罢。”当下朱三自出了门，

五虎一同了朱家儿子，径往莫家来。将到门首，多走进一个茶坊里面坐下，吃个泡茶。叮嘱朱家儿子道：“那门上有丧牌孝帘的就是你老儿家里。你进去，依着我言语行事。”遂把衰衣与他穿着停当了。那孩子依了说话，不知甚么好歹，大踏步走进到里面来。一直到了孝堂。看见灵帋，果然唳天倒地价哭起来；也是孩子家天性所在。那孝堂里头听见哭响，只道是吊客来到，尽皆来看。只见是一个小厮，身上打扮与孝子无二，且是哭得悲切，口口声声叫着“亲爹爹”。孝堂里看的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人人惊骇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？”莫妈听得哭着“亲爹”，又见这般打扮，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嚷道：“那里来这个野猫？哭得如此异样！”

亏得莫大郎是个老成有见识的人，早已瞧科了八九分，忙对母亲说道：“妈妈切不可造次，这件事了不得。我家初丧之际，必有奸人动火，要来挑衅，扎成火囤。落了他们圈套，这人家不经拆的。只依我指分，方免祸患。”莫妈一时间见大郎说得利害，也有些慌了。且住着不嚷，冷眼看那外边孩子。只见他哭罢就拜。拜了四拜，正待转身，莫大郎连忙跳出来，一把抱住道：“你不是那花楼桥卖粉汤朱家的儿子么？”孩子道：“正是。”大郎道：“既是这等，你方才拜了爹爹，也就该认了妈妈。你随我来。”一把扯他到孝幔里头，指着莫妈道：“这是你的嫡母亲，快些拜见。”莫妈仓卒之际，只凭儿子，受了他拜已过。大郎指自家道：“我乃是你长兄，你也要拜。”拜过，又指点他拜了二兄。以次至大嫂、二嫂，多叫拜见了。又领自己两个儿子、兄弟一个儿子，立齐了，对孩子道：“这三个是你侄儿，你该受拜。”拜罢，孩子又望外就走。大郎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你是我的兄弟。

父亲既死，就该住在此居丧。这是你家里了，还到那里去？”大郎领他到里面，交付与自己娘子道：“你与小叔叔把头梳一梳，替他身上出脱一出脱，把旧时衣服脱掉了，多替他换了些新鲜的。而今是我家里人了。”孩子见大郎如此待得他好，心里虽也欢喜，只是人生面不熟，又不知娘的意思怎么，有些不安贴，还想要去。

大郎晓得光景，就着人到花楼桥朱家，去唤那双荷到家里来，说道有要紧说话。双荷晓得是儿子面上的事了，亦且原要来吊丧，急忙换了一身孝服，来到莫家。灵前哭拜已毕，大郎即对他说：“你的儿子今早到此，我们已认做兄弟了。而今与我们一同守孝，日后与我们一样分家，你不必记挂。所有老爹爹在日给你的饭米衣服，我们照账按月送过来与你，与在日一般。这是有你儿子面上。你没事不必到这里来，因你是有丈夫的，恐防议论，到装你儿子的丑。只今日起，你儿子归宗姓莫，不到朱家来了。你吩咐你儿子一声，你自去罢。”双荷听得，不胜之喜：“若得大郎看死的老爹爹面上，如此处置停当，我烧香点烛祝报大郎不尽。”说罢，进去见了莫妈与大嫂、二嫂，只是拜谢。莫妈此时也不好生分得，大家没甚说话，打发他回去。双荷叮嘱儿子：“好生住在这里，小心奉事大妈妈与哥哥、嫂嫂。你落了好处，我放心得下了。方才大郎说过，我不好长到这里。你在此过几时，断了七七四十九日，再到朱家来相会罢。”孩子见了自家的娘，又听了吩咐的话，方才安心住下。双荷自欢欢喜喜与丈夫说知去了。

且说那些没头鬼光棍赵家五虎，在茶房里面坐地，眼巴巴望那孩子出来就去做事，状子多打点停当了。谁知守了多时，再守不出。看看到晚，不见动静。疑道：“莫非我们闲话时，那孩子出来，错了眼，竟到他家里去了？”走一个到朱家去看。见说儿子不曾到家，倒叫了娘子去，一发不解。走来回复众人，大家疑

惑，就像热盘上蚊子，坐立不安。再着一个到朱家伺候，又说见双荷归来，老大欢喜，说儿子已得认下收留了。众人尚在茶坊未散，见了此说，个个木呆。正是：

思量拔草去寻蛇，这回却没蛇儿弄。

平常家里没风波，总有良平也无用。

说这几个人，闻得孩子已被莫家认作儿子了，许多焰腾腾的火气，却像淋了几桶的冰水，手臂多索解了。大家嚷道：“悔气！撞着这样不长进的人家。难道我们商量的这几时，当真倒单便宜了这小厮不成？”铁里虫道：“且不要慌。也不到得便宜了他，也不到得我们白住了手。”众人道：“而今还好在那里入脚？”铁里虫道：“我们原说与他夺了人家，要谢我们一千银子。他须有借票在我手里，是朱三的亲笔。”众人道：“他家先自收拾了，我们并不曾帮得他一些，也不好替朱三讨得。况且朱三是穷人，讨也没干。”铁里虫道：“昨日我要那孩子也着个字的，而今拣有头发的揪。过几时，只与那孩子讨。等他说没有，就告了他。他小厮家新做了财主，定怕吃官司的，央人来与我们讲和。须要赎得这张纸去，才干净。难道白了不成？”众人道：“有见识，不枉叫你做铁里虫。真是见识硬挣！”铁里虫道：“还有一件：只是眼下还要从容。一来那票子上日子，没多两日，就讨就告，官府要疑心。二来他家方才收留，家业未有得就分与他，他也便没有得拿出来还人。这是半年一年后的事。”众人道：“多说得是。且藏好了借票，再耐心等等弄他。”自此一伙各散去了。

这里莫妈性定，抱怨儿子道：“那小业种来时，为甚么就认了他？”大郎道：“我家富名久出，谁不动火？这兄弟实是爹爹亲骨肉。我不认他时，被光棍弄了去，今日一状、明日一状告将来，告个没休歇。衙门人役个个来诈钱，亲眷朋友人人来拐骗，还有官府思量起发，开了口不怕不送。不知把人家拆到那里田地！及至拌得到底，问出根由，少不得要断这一股与他。何苦作

成别人肥了家去？所以不如一面收留，省了许多人的妄想，有何不妙？”妈妈见说得明白，也道是了。

一家喜欢过日。忽然一日，有一伙人走进门来，说道要见小三官人的。这里门上方要问明，内一人大声道：“便是朱家的拖油瓶。”大郎见说得不好听，自家走出来。见是五个人，雄赳赳的来施礼，问道：“小令弟在家么？”大郎道：“在家里。列位有何说话？”五个人道：“令弟少在下家里些银子，特来与他取用。”大郎道：“这个却不知道。叫他出来就是。”大郎进去，对小兄弟说了。那孩子不知是甚么头脑，走出来一看，认得是前日赵家五虎，上前见礼。那几个见了孩子道：“好个小官人！前日是我们送你来的，你在此做了财主，就不记得我们了。”孩子道：“前日这边留住了，不放我出门，故此我不出来得。”五虎道：“你而今既做了财主，这一千银子该还得我们了。”孩子道：“我几曾晓得有甚么银子？”五虎道：“银子是你晚老子朱三官所借，却是为你用的。你也着得有花字。”孩子道：“前日我也见说，说道恐防吃官司，要银子用，故写下借票。而今官司不吃了，那里还用你们什么银子？”五虎发狠道：“现有票在这里，你赖了不成？”大郎听得声高，走出来看时，五虎告诉道：“小令弟在朱家时，借了我们一千银子不还，而今要赖起来。”大郎道：“我这小小兄弟，借这许多银子何用？”孩子道：“哥哥不要听他。”五虎道：“现有借票，我和你衙门里说去。”一哄多散了。

大郎问兄弟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孩子道：“起初这几个撺掇我母亲告状，母亲回他没盘缠吃官司。他们说：‘只要一张借票，我每借来与你。’以后他们领我到这里来，哥哥就收留下，不曾成官司。他怎么要我再起银子来？”大郎道：“可恨这些光棍！早是我们不着他手。而今既有借票在他处，他必不肯干休，定然到官。你若见官莫怕，只把方才实情，照样是这等一说，官府自然明白的。没有小小年纪，断你还他银子之理。且安心坐着，看他